

从一张老照片说起



□胡宁

这是一张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照片。中间一位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奉化籍老一辈革命家竺扬,左一是我父亲胡华,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竺扬是我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们因抗日救亡而结识,自从1938年10月我父亲离开奉化奔赴延安后,与竺扬天各一方,为共同的事业出生入死、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于1956年重逢于北京。请看合

影,我父亲与他的革命引路人竺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我从小常常听到奶奶和爸爸提到竺良谟这个名字,后来我了解到,这是竺扬爷爷的曾用名。他曾是浙东地下党的领导人。为了实现党的全民族抗战的主张,竺扬非常关注奉化的爱国青年,对他们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那时,父亲16岁,是奉化的一名爱国学生,他从在家乡宣传抗日,到奔赴延安,走上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道路,都与竺扬的指引是分不开的。

父亲对这个时期的回忆主要有三个方面。

醒民剧社宣传抗日。七七事变后,父亲就读的浙江省立高等师范停办,他因此失学而回到家乡。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父亲与母校奉化中学的几位校友发起,联系了一些失学和失业的爱国青年组织了醒民剧社,以化妆演出抗日话剧、唱救亡歌曲、出墙报、写标语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受到浙东地下党的重视和支持。先是竺扬与我父亲取得了联系。对剧社的工作给予指导。后来又派地下党员竺一平、詹步行,具体联系指导。他们满怀激情深入奉化许多乡镇巡回演出。这期间,他们还铅印出版9期当时奉化唯一的救亡刊物《醒民刊》。这对唤起民众、一致对外,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创办《战时大众》报。1938年春天,奉化街头的人们在争相购买一种八开的抗日小报——《战时大众》报。这就是在奉化地下党指导下,父亲与几位爱国青年创办的一种向普通百姓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抗战近况的通俗小报,三日一刊。

我们家住在离奉化县城不远的北街,成为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父亲成为了联络员。竺扬、竺一平、詹步行经常到这里落脚、开会。小报的部分消息,就来源于他们送来的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还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一些进步书刊,供《战时大众》报编辑选用,以及在爱国青年中传阅。父亲他们用奉化方言编写这个小报,粗通文字的人就能看懂,很受大家欢迎,从油印发展为铅印,销售数扩大到五百

份。父亲兼主编、校对和发行,还把每期《战时大众》报,寄一份给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1938年7月间,他们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说,你们用通俗的文字,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这一工作很好。希望报纸由宣传工作,进而起到组织群众的作用。毛主席的赞扬和鼓励使他们这些办报人深受鼓舞,这也是对奉化党组织工作的肯定和赞扬。

组织热血青年赴陕北。1938年4月间,时任奉化地下党工委书记的竺扬派竺一平来告诉我父亲,党组织准备选送一批青年去陕北学习,要我父亲做秘密组织联络工作。接受任务后,早已向往延安的父亲联系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奉化中学校友。那时,战火连天,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去遥远的陕北都是瞒着家庭秘密行动。1938年5月,由父亲联络的青年中有四人成功到达延安。后来,我父亲联系了同窗好友张岱,他们两人是1938年10月5日一起出发北上的。地下党以“剑虹”的署名,为他们写了介绍信给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那时交通中断,二人历尽艰辛,11月7日终于到达陕甘宁边区。父亲进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2月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终生从事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成为全国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照片中,他们手牵着手目视前方,见证了两人珍贵的革命友谊和献身新中国建设的情怀。如今,两位有着共同信仰并为之奋斗终身的老共产党员虽然都已去了天国,我愿意相信,他们会相逢在一起,欣喜地看到今天日益强大的中国。

一角钱酱油的味道

□周亚金

偶然间在一个推动乡愁经济的微信群里,得知一位朋友是奉化佐餐调味料食品有限公司的老总,我带着试试看的心询问有没有那种原汁原味的酱油,就是没有经过调味的酱油。他给我准备了几壶,并再三告诉我拿回去一定要高温煮或者放冰箱冷藏,不然会发花。回家恰逢妈妈做菜需要酱油,我就把这酱油拿出来,一闻,就是我小时候的香味,放一滴于舌尖,小时候用一角钱打回来的酱油的味道!回忆满满浮上心头……

小时候,围着锅台叱咤风云的妈妈经常会对我发出号令:“昂宁,快点去前街打一角钱的酱油来!”于是,才八岁的我一手拎着一个齐腰高的深棕色瓶子,一手紧紧攥着一角钱,急急往前街的供销社小店赶,一路上邻居们总是带着赞许的眼光说:“哦,这秋月家的孩子真乖,这么小就可以差了!”耳后传来的一声声表扬是对我最好的奖赏,心里比吃了糖还甜!

带着艰巨的任务五六分钟后到了前街,有时候还要排队。那时候农村家家条件不怎么好,不会在家储备酱油,还有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酱油是散装的,稍微过几天酱油瓶里面就会浮上一层白花,细致的就不要了,也有几家舍不得倒掉,把酱油倒出来撒了花再烧菜。所以,每到中午傍晚做饭的时间,常常会有我们这样的童子军来“代母出巡”打酱油!

打酱油的营业员一手握瓶颈,把一个漏斗放在瓶口中,再把把握瓶颈的手上移以固定漏斗。然后另一只手则拿着提子,按所报的钱数打酱油。深红色的酱油飘逸着浓浓的豆香味顺着瓶口缓缓而下,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颇有初中课本里《卖油翁》的技术。不用称,她提上多少就算多少。偶而会有一角与八分同等分量的现象,大家都默不作声,谁也不敢说三道四,生怕自己打酱油时会少给。

从小机灵的我偶而会少买一分钱酱油,用来买糖吃。但这一路也充满纠结,想慢慢地含着糖吃得时间长一点,脚步也跟着慢了下来。想着妈妈在家里烧菜等着酱油用呢,又加快脚步,嘴里嚼糖的节奏也快了,但必须在到家之前把糖吃完,不然就会被妈妈发现啊,所以走走停停,一路上妈妈的需要与我享受糖果的甜蜜两者矛盾着,纠结着,“粗心”的妈妈好像从来没有发现过。

人少的时候,营业员心情好,会把漏斗内最后一滴酱油在瓶口轻轻蹭一下,这时瓶口会残留一点点酱油,我会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擦一下用舌尖轻轻地舔一下,那味道久久留在唇齿之间。

一角钱的酱油带回家,可以做好多美味!人客来时烧菜自不必说,最直接的便是蘸着吃,特别是红粉小芋茭子,在饭锅里蒸熟了,剥出来蘸上酱油放在嘴里糯软鲜美,从小节俭的我一个鸡蛋大的小芋茭子蘸酱油能过一碗饭呢!邻居总说:“奇怪!天天看这两兄妹吃咸齏芋茭,身体倒结实!”我就故作老成地回答:“您不知道人靠咸齏饭,地靠草子烂吗?”

最常见的便是酱油汤,平时在碗里倒出一点点酱油,放点葱花倒点白开水,就是一碗味道鲜美的汤了,若是能放上那么点猪油,那味道就更不必说了!一口饭一口菜是我们家吃饭的规矩,就算汤也不例外,两三碗饭就着这酱油汤三五下就下了肚。

记得一次去外婆家,她们家条件稍好点,外婆在酱油汤里放了一点猪油,加了几片紫菜,浮在汤上,大家都舍不得去吃,也不好意思去吃,因为只有五六片。为了维护紫菜汤的高贵身份,我们都小心地“回避”着紫菜绕勺的诱惑,但加了紫菜的汤味道就是不一样啊,我故意慢慢吞吞地吃到最后,终于喝了三口带紫菜的汤,虽过去三十多年那情景历历在目,那味道仍唇齿留香。

招待人客的一般是蛋炒饭,可酱油炒冷饭也别有风味。说起酱油炒冷饭我想起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因为去过几位同学家里,他们的父母招待我都很客气,我也想邀请同学去我家吃一顿饭,只是我父亲特别严厉,同学们都不敢来。一天得知父母明天不回家,连忙邀请同学去我家,大家叽叽喳喳开心地到了我家,我准备拿家里母鸡下的蛋做蛋炒饭给同学吃,一摸经常放蛋的家什,心里凉了半截。昨天明明看过了里面有十几个鸡蛋,一夜之间竟然就不翼而飞了。我一脸无奈地对同学们说昨天想好好炒个蛋炒饭的,不想蛋一个也没有了,大家都说没事没事,酱油炒饭吧,我们喜欢!大家你烧火,我上灶七手八脚弄了一锅酱油炒饭,因为父母不在倒也吃得津津有味。

酱油当时在厨房的地位仅次于盐,不像现在厨房里琳琅满目地摆满了各种调味料。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国家对酱油有各种指标的规定,散装的酱油因无法达标而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调味酱油以其口感鲜美、色泽诱人,携带方便、储存安全的身姿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散装的那一角钱酱油的味道也与田野里常常遭虫吃的菜蔬,时时排队购买的散装油盐酱醋一起被封存在我记忆的角落。记忆里,没有色素、激素、甜蜜素、催红素、防腐剂……

白溪 白溪

□裘七曜

溪水从山的那一头流下来,白白的,清浅着;它,碰着了岁月的明丽……

三棵大樟树,七八间瓦房,一丛竹林和矮个子小山……构筑小村的村落,在海边。

多少年过去了,多少年后我又过去了,在回眸擦肩的那一刻,我对小女说,爸小时候是在这里长大的,你奶奶用农田的稻草煮饭,你爷爷用辣蓼做成的白药酿酒,而我和小伙伴在火堆旁烤年糕红薯和土豆……然后青梅慢慢熟了,竹子也长高了……而如今,桃花依旧春风依旧,木门依然藤蔓依依。只是,指缝太宽时光太瘦,悠悠岁月溜溜的你我在低眉含笑间不知不觉被忽略了。

小女问,爸,那你的伙伴呢?我说,风吹来的时候,都进城了。我又说,以后无论你在哪里,故乡的房子不要卖,那是梦回的地方。

小女又问,那我们以后还回吗?我说,如有可能,每星期都回,而且,年,每年一定要在故乡过。

偏巧,风吹来,叶儿悠悠。我说,看到了吗……



早有蜻蜓立上头 李春燕 摄

同学眼中的中国

□傅珠秀

同学回美国已有一段时间了,我一直很想把我们相聚时她与我说的所见所闻和她对国家的认识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同学和她眼中的中国。

她是我高中时的同学,现在是个医术精湛的医生,上段时间休假回国看望父母。她大学、研究生与博士都就读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中山医院工作,1999年离开上海,到日本去攻读博士后,两年后转到美国,现在美国一家医院当医生。

她离开中国近二十年了,她想着早点退休回国生活。她说在美国,除了工作,没有什么人情往来,也失落了很多旧时的梦想与人生目标。她说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亲人、朋友,国内的物质条件等又这么好,人与人之间也变得那么友善,让她很想早点回国。

这中间,她也曾回来过几次,只是总是很匆忙,未能与她好好聊聊。这次回来在家呆了将近一个月。在奉化的这段时间里,我与她三次相聚,聊了

很多很多,话题也非常广泛,从国家强大、政治生态、经济发展等宏观内容,到工作状况、家庭生活、个人情感等私密话题,无所不聊,无奈时光匆匆,每一次相聚总觉太短暂,每一个话题总觉言犹未尽。

在这段时间,她与家人一起旅游,到过不少地方,也去上海会见了大学同学。所见所闻让她欣喜万分,为国家的越来越强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自豪。她一再对我说,现在国内经济的发达程度让人有点不敢相信,已与美国差不多了。她说她的美国同事很喜欢中国,赞美中国这些年的迅猛发展,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已不比美国差。她说她的同事也羡慕中国的医疗保险和民生保障制度,说美国的福利制度很多时候却被滥用了,抱怨个人所得税太高,年收入将近一半要交税。她说她的一些美国同事与朋友都想积些财富到我们中国来旅游,亲眼看看我们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和美丽的风景。

有一次我陪她一起登上母校旁边的江口塔山,在山顶上环顾四周,平原一片绿色,郁郁葱葱,剡江两岸美丽如画,城区高楼林立。她非常感慨,也非常开心。她说,五年前她也回来过,虽然时间匆匆,但那时的感觉并不好,那时给她的印象水是混浊的,天空灰蒙蒙,城区有点破旧,不曾产生过想回来的念头。这次奉化给了她全新的认识,水清了,天空有了更多的蓝色,城区也变得美丽整洁,她为自己家乡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感到无比欣慰和开心。她拍了许多照片,说想把照片带给同事们看,让他们看看她的家乡是如此之美、清新。

每次与她聊天,我总会感觉到,她对很多事观察得很仔细,她很赞叹现在家乡的人变得越来越文明了。她举例说,几次陪父亲坐公交车,上车时总会有年轻人让座给她父亲,这给她很大的感触,觉得人们的素质在不断提高,文明意识在不断加强。她赞叹国内公共交通很方便,说一张宁波市民

卡,可以坐公交坐地铁也可以骑公共自行车,在宁波时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打的,只要一张市民卡就可以到达市区想去的任何地方,出行非常方便,这是她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她特意与其妹一起骑着公共自行车穿越宁波市的大街小巷,便捷的交通、美丽的城区给她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她是一个极其朴实而又非常敬业的人,医术高超,无论在国内还是现在在美国都非常受人尊敬,深得病人的喜爱和称赞。当一个好医生是她最简单的愿望,这么多年来也一直真心实意为病人着想,把医好病人当作自己最基本的职责。她当初学医的愿望就是做一个杰出的医生,治病救人,为我们的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可惜她后来去了美国。这让人感觉非常遗憾,这或许也是她说自己失落了旧时的梦想与人生目标的一个原因吧。

短暂的相聚和交流,让我从她身上看到了满满的正能量和拳拳的爱国心,她眼中的国家是那么美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热爱自己的国家呢?